

從溝通聯想 — 《追溯現在》

by Stanley Ng Wai Cheong, October 2005

當閣下現在閱讀這一個文字的時候，瞬間的「現在」即時成為「過去」。因此每一個「現在」，都會在我們完全無法制止的瞬間過去。我們永遠無法抓住「現在」，保存「現在」。我們可以做的，只有追溯實際上已過去了的「現在」。這就是我們實際與時間之間的關係：它不停地走，我們不停地追。所以，我們無時無刻地在「追溯現在」．．．

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晚上，香港藝術中心十二樓舉行了關於《追溯現在》藝術展的研討會。《追溯現在》是一個由來自香港、中國、意大利及新加坡的藝術家，以攝影和錄像為作品之展覽。展覽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六日至二十九日假藝術中心白管子進行。展覽由林慧潔策展，展出包括王有成（新加坡）、馬伯樂（意大利）、鮑藹倫（香港）*、譚偉平（香港）#與鄭波（中國）的作品。當晚與會的藝術家則有林慧潔、鮑藹倫、譚偉平及鄭波。加上在場藝術學院師生及公眾人仕，情況熱鬧。

要完整地了解藝術，使她在社會裡持續發展，便要與藝術接觸和溝通。在我們與別人或環境溝通的過程中，均會接收到不同的訊息。這些訊息讓我們產生思考，驅使我們進行不同的行為，以回應別人或環境對我們所傳遞的訊息。這些回應，不論是透過具體有形象之物，或是無形象的表現，均是產生藝術的源頭，對我們處身的環境和週遭的人，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。這些影響，再促使人與環境產生不同程度的變化、回應、再溝通，是互動的。這樣不斷重複延續，影響不同的人 and 環境。與從事創作的藝術家直接對話，是與藝術溝通的方法之一。在這互動的過程中，我們可讓藝術不斷延續其影響，感染我們自身與環境，並其他人。

在《追溯現在》展覽中，譚偉平的作品《廟》與鄭波的《賈厲布群島（二）如果生命的方向倒轉》均用上不少文字。當晚大家亦從文字在視覺藝術中的角色開始討論。文字，在各人的共識內，對作品有著不同影響。在視覺藝術上，它可發揮直接乘載抽象訊息的功能。因此，他們的作品用上文字，如藝術家的自述，是有其功能上的作用，將解說直接告訴參觀者。當然，像林慧潔引述新加坡藝術家王有成的說話中，也提出了創作者不一定需要將其思想透過文字直接告訴參觀者，使個人意思規範他們。王有成是次的視像作品《我們》，便沒有加上任何文字註腳。不過從參觀者的角度而言，正如其中一位與會朋友所言，譚偉平與鄭波的手寫文字溶入了他們各自的作品當中，構成作品的一部份。如果換上電腦打印的字，恐怕便失去意義。這樣，文字從參觀者的角度，便可解讀為圖像，成為作品展示不可或缺的部份，超出單純為解說而設。同時亦展現了文字最原始的身分——像古時洞穴壁畫一樣，除俱記事功能外，本身亦展示出實質事物的形象，到後來更有發展成今日的文字。壁畫以溝通或記事為原始目的，卻影響所有看過的人之觀感，同時改變了洞穴環境面貌，這正延續了藝術對人和環境影響的作用。文字在藝術品的展示中，亦產生相同功效。既超出記載或解說之目的，更融入藝術品之中，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份。

當提及有關林慧潔與鮑藹倫合作的《暴烈與溫柔》時，引起大家共同興趣的，要算是創作起點與終點之間所面對的不穩定因素。在藝術創作的過程裡，不穩定因素往往是不可避免地滲透其中。就像譚偉平為其作品製作的巨大廟形氣球時所碰上的種種遭遇，與及他提到當那「虛」的廟升空時所掛慮的種種心情，足以表現藝術從產生靈感到展示作品之間，不穩定因素對創作者的心理及延伸至作品的影響力。就是這些不穩定的因素，使作品出現變化，當然也可以把一切攪攪。不過，要是沒有

這些不穩定因素的影響，恐怕作品亦失去感染人心的變化。從實際生活經歷裏，當我們開始做任何事，都希望能預視結局。我們會計算我們想得到的結果，並且用盡我們可以控制的方法，試圖掌握一齊可操控的條件，減低我們不願意看見的結果。但是在藝術創作中是否真的必須完全地計算結果、掌握所有可操控的條件？馬伯樂的《風景》系列照片，在創作過程中使用無法完全控制和預視結果的方法，把照片刮花，換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那可否說在創作過程中跟本不用控制不穩定因素？我想在創作過程中無論控制任何條件或計算結果否，最重要的是會否因此而影響作品想要帶給觀眾的訊息，會否妨礙藝術品甚至作者與觀眾之間的溝通。要是藝術品不能帶出溝通的作用，即使能掌握一切創作條件，也不能讓藝術品產生其存在的意義和作用。

讓公眾知道，從接觸到溝通，使藝術品產生其存在的意義和作用，是當晚與會人士在討論尾聲所關心一個重要課題。當日在討論藝術活動的宣傳上，都擦出不少火花。掌握傳媒、使用商業化與策略性的宣傳等方法，固然有其吸引更多參與藝術的果效。但在藝術家而言，是否只在乎群情蜂擁欣賞，而不顧觀眾是否明白藝術家想要表達的訊息？事實上，若要與大眾接觸，那便要進入主流市場的建制。要進入建制，就得與其作某程度上的融合，方能被接納和傳揚。如果為了宣傳，而令藝術品在展出時受到本質上的影響，例如展出的時間地點限制，或為要吸引更多觀眾入場而扭曲詮釋作品，甚至因為商業化考慮而被逼修改，違反藝術家想要表達的原意，那吸引再多的人前來參觀又有何意義？藝術品和藝術家失去了與觀眾之間的溝通，那要萬人空巷的展覽、富麗堂皇的展館又有何意思？或許如譚偉平當晚所說的一句「做好自己的作品」反為顯得更重要。在香港文藝的發展史中，官方或大型機構的運作模式一貫是外行人領導內行人。作為藝術工作者，可以做的，是因循地跟從官商的潮流方向，還是主動尋找傳統以外的空間，讓藝術的溝通作用可以完全發揮？各個藝術工作者都有自己的答案，但最要緊的，還是不要本末倒置。

隨？交流過這課題後，當晚的討論就在璀璨的維港煙花襯托下完結**。我們相信人不能獨善其身，所以我們需要溝通。因為溝通，所以產生藝術。而藝術的存在，亦有其溝通的作用，是互動的。因此，溝通是參與藝術重要的一環。花火雖過，煙雲仍存。《追溯現在》展覽隨研討會完結之後兩天亦完結，但仍盼望這個不完整的「會議記錄」，把一點煙雲留住，再散開，在更多人心裡點起花火，讓藝術不斷地伸延，界入我們的生活和環境。

*展出之作品由林慧潔與鮑譚倫合作創作。

#譚偉平之作品為藝術發展局資助項目。

**當研討會結束時窗外正舉行著法國文化年完結煙花蒼演。